

邓小平
与
包玉刚

余贤群著

一代船王包玉刚，争夺九龙仓、入主会德丰，叱咤香港，在京却“一房难求”。

1000万美金无人敢要，邓小平接下烫手山芋。是何缘故？竟15次会见包玉刚。



Deng Xiaoping Yu Bao Yugang



華文傳記
BIOGRAPHIES

邓小平与 包玉刚

余贤群／著

座
華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邓小平与包玉刚 / 余贤群著. -- 2版. -- 北京：
华文出版社，2012.6

(统战人物传记系列)

ISBN 978-7-5075-3745-1

I . ①邓… II . ①余… III . ①邓小平 (1904~1997) —
传记②包玉刚 (1918~1991) —传记 IV . ①A762②K8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11957号

邓小平与包玉刚

著 者：余贤群

责任编辑：刘超平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cbs.com.cn>

投稿信箱：sinoculturepress@126.com

电 话：总 编 室 010-58336239 发 行 部 010-58336277 58336270
责 任 编 辑 010-58336229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联华宏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 × 1092 1/16

印 张：15.75

字 数：260 千

版 次：2012 年 7 月第 2 版

印 次：2012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075-3745-1

定 价：29.80 元

序言 Preface

时间能使历史变得久远，时间也能使历史变得更为真实。家父包玉刚离开我们已有九年了，邓小平先生离开我们也有三年了，可家父与邓先生在长期交往中结下的那份诚挚的友情，却随着时间的变迁弥足珍贵。作为包玉刚的长女，我曾有幸多次随家父会见邓小平先生。他俩之间的友情，不单是对儿女家人之关怀，更在政治、经济上磋商，起了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在我眼里，邓小平先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一位让人备感亲切、令人尊敬的长者。为纪念家父与邓小平先生的密切关系和友情，我很高兴能看到《邓小平与包玉刚》一书的出版，情景仿佛历历在目……附上 1999 年中秋思父的小诗一首，以表达我对家父与邓小平先生的怀念之情。

九年前今日，中秋翌日晨。
先父壮年逝，雄心未全酬。
思其生前作，勤劳为家国。
坚韧排万难，赤手建船务。
短短三十年，国际威名扬。
为港中央联，东奔西跑频。
小平同志结，相会洽谈浓。
八一年初会，市场经济论。
详解开放要，踏入新世纪。
先父慷慨捐银，邓领政制改。
同心助中国，雄登世贸位。

包陪庆
2000 年 5 月 7 日

目前,有关研究邓小平思想的专著、文章已经很多。包玉刚作为享誉世界的一代船王,人们从金融、商业、航运、造船等不同视角刻画他那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旅程的书籍也不少。本书试图在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通过描述邓小平与包玉刚的交往过程,鲜明地体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港澳同胞肝胆相照、情真意切的风雨历程,生动地勾勒出一代船王包玉刚心系祖国、回报桑梓的赤子情怀。通过包玉刚响应邓小平的号召,贡献中国“四化”、繁荣香港的所作所为,从一个侧面形象地点化了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实践过程,以及邓小平卓越的统战艺术和崇高的人格魅力。

1984年12月20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包玉刚时,曾提出一个振聋发聩的命题:中国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他说,现在中国是历史上一个难得的机遇,不要丧失这个机会。这是建立在内地有一个较稳定的环境,经济及各方面有一个较大发展基础上的。许多人不懂得这是中华民族的机遇,是炎黄子孙几百年难得的机会,是中国目前面临最好的机遇。中华民族不要丧失这个机遇。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以他丰富的政治阅历、对国情的深刻洞察以及对国际形势的精辟分析,抓住了这次机遇。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中国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形成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

包玉刚,出生于浙江宁波的一个商人家庭。13岁便只身由宁波前往汉口,跟随父亲闯荡商海。抗战胜利后,奉命到上海协助当时的两任市长钱大钧、吴国桢整治上海金融秩序,是当年“上海滩”上颇有名气的银行家。1949年,面对蒋家王朝这栋腐朽没落、摇摇欲坠的大厦,面对长江北岸传来的隆隆炮声,包玉刚感觉有点壮志难酬,便离开了上海,来到了当时并不繁华的香港。1955年,包玉刚以一

条旧船起家开始了他那颇具传奇色彩的航海生涯。他利用苏伊士运河危机为航运业发展提供的契机,利用国际和香港经济结构调整提供的机遇,经过 20 年的纵横捭阖,终于“蟾宫折桂”,问鼎世界船王的宝座。

可以说,包玉刚是“二战”后香港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典型缩影,通过剖析包玉刚在香港发家的曲折历程,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香港经济发展的脉络。作为一代世界船王,包玉刚不仅对促成香港成为世界航运中心并进而形成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有着独特的贡献,而且在香港问题摆到中英决策者的桌上后,伴随着中英谈判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不和谐音符,包玉刚在香港挥巨资争夺九龙仓、入主会德丰的壮举,对稳定港人信心、繁荣香港经济举足轻重。

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的天才设想,为包玉刚“二次创业”提供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包玉刚满怀信心踏上回归路:帮助中国船舶业走向世界,捐资兴办宁波大学和兆龙图书馆,兴建兆龙饭店,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等等。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仅为解决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提供新观点、新思路,而且还身体力行地用理论去指导实践。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鲜事物,他或是通过题词,或是参加典礼,或亲自过问,等等,都细心地加以扶持、肯定,小中见大,成功一点,带动一片,终于撑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繁荣局面。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结交几位香港朋友,不仅有利于直接听取港人的心声,了解政策反馈,而且可以通过他们去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这对保证香港的繁荣稳定及实现香港的顺利回归意义重大。因此,虽然“文革”后,整个国家百废待兴,邓小平日理万机,可他还是在百忙之中亲自接见来自香港各界的朋友,跟他们促膝谈心,沟通思想,交换意见,并在彼此的多次接触中结下了深厚友情。这其中一位就是世界船王包玉刚。

包玉刚经常向人宣传他的一个论点是,他的成功离不开香港特殊的经济环境,香港的繁荣离不开内地支持。作为一名海外华人,只有中国强大,才能在国外感到光荣与自信,因此,包玉刚虽然长期在海上经营他的航运王国,可他对国内的政治风云始终关注着。

新中国成立后,包玉刚对内地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迷茫、失望到希望的过程。透过中国政坛的风风雨雨,有一个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重新给他以希望和信心,这就是邓小平。

早在“文革”之前，邓小平支持广大农民包产到户的举动，就曾引起包玉刚的注意，此后，邓小平的一举一动便牵动着他的心；“文革”后期，邓小平大张旗鼓地调整国民经济的勇气和魄力，改变了过去包玉刚认为“共产党搞经济外行”的偏见；粉碎“四人帮”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包玉刚面对邓小平提出的思想、实事求是、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更坚定了服务“四化”、报效桑梓的决心。

中国，这艘“东方巨轮”，在邓小平这位舵手的指引下开始了新的航程。包玉刚这位曾在世界航运界掀起一轮又一轮风暴的“海之子”却悄然地把自己的船缆系在了祖国的这艘巨轮上，两位舵手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邓小平说，咱们早该见面了……

让我们的视角转向 20 年前的风云舞台，去再现那一幅幅鲜为人知的历史画面……

目录

Contents

序言/1

引言/1

第一编 “舵手”之间

第一节 掀起沉重的铁锚/1

古老巨轮的新航向/1

“中国的船舶要出口”/6

择岸香港岛/12

第二节 撑开金色的风帆/20

结识卢绪章/20

吴国桢的两大遗憾/28

初到“香江”/30

“旱鸭子”下海/33

经营“流动银行”/36

缔造航运王国/40

第三节 奏响世纪的凯歌/45

第一次握手/45

“你们的合作是成功的”/54

第二编 饭店风景

第一节 开启尘封的风景/66

- 第一任中国旅游局长/66
- “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69
- 旅游饭店“卡脖子”/73

第二节 情系兆龙饭店/76

- 船王在京“一房难求”/76
- 邓小平拍板/81
- 空前绝后的开业典礼/90
- “吃饭不忘改革”/95

第三节 永恒的风景线/99

- “一美元买一个饭店”/99
- “丽都”创口碑/102
- “白天鹅”之赞词/103

第三编 “宁波大使”

第一节 来自北戴河的决策/106

- “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106
- “我们的海外关系不是太多而是太少”/109
- “我是给家乡宁波跑腿的”/116

第二节 船王衣锦还乡/120

- 横河堰畔迎贵宾/120
- 天一阁寻根/123
- 拜见师母/126

第三节 筹建宁波大学/130

- 一份赠给家乡的厚礼/130
- 5000万元的“金汤团”/134
- 邓小平题校名/138
- 奠基典礼/140
- “宁波人一起办宁波大学”/145

“龙心”永驻/147

第四节 共谋宁波发展良策/158

“谁让我是宁波大使呢?”/158

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160

未竟的心愿/166

晚年“宁波情节”/171

第四编 相约“九七”

第一节 香港问题与世纪构想/176

血火“米”字旗/176

港督投石问路/178

希思二见邓小平/184

第二节 历史性的较量/189

鏖战九龙仓/189

“铁娘子”彩排/195

挑战会德丰/199

托起香港繁荣的巨手/202

第三节 活跃的“政治媒人”/205

中英谈判间的民间大使/205

未建成的“邓小平图书馆”/211

第四节 同心共育《基本法》/213

“《基本法》宜粗不宜细”/213

鞠躬尽瘁育“宝典”/220

“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223

大海相伴/225

“九七”圆缺/229

后记/236

再版后记/238

第一编

“舵手”之间

1977年12月6日，每一位关心中国造船事业的人都记住了这一特殊的日子——一位伟人发出了中国造船业进军世界的呼唤：“中国船舶要出口，要打进国际市场。”这位伟人就是邓小平。包玉刚虽不是第一个在中国买船的商人，然而正是他以“世界船王”的身份响应邓小平的号召，帮助中国船舶工业摆脱了层层迷雾，昂然走向世界。

第一节

掀起沉重的铁锚

◆ 古老巨轮的新航向 ◆

海洋，孕育生命的摇篮，人类从生存到发展都离不开海洋。

早在500多年前，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就指出：“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于海。”血与火的历史证明，谁失去海洋，谁就失去世界；谁掌握海洋，谁就拥有世界。即将面临的下一个千年，不仅是原子时代、电子时代、信息时代、太空时代，更是海洋时代。

船，是人类探索海洋的工具。有了船，人类知道了海洋是一种资源，是一笔财富；有了船，人类开阔了视野，延伸了手脚，发展了生产力；有了船，人类有了野心——征服海洋。

犹如人永远不能征服自己一样,征服太空,征服海洋,也只是人类永远的梦想。人类要学会与海洋共存,通过强海来强国,通过利用海洋来开发自身,这也许是船最深层次的价值。

从人类用船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探寻人类探索海洋的轨迹。

遥望蔚蓝色的海洋,浩瀚、深邃,人类对其充满神奇、充满梦想。当我们翻开历史的扉页,浏览中国古代造船史时,那一片片绚丽的“光环”,无不令每一位华夏炎黄子孙感到激动、骄傲……

早在殷商时期,中国便有木板船往来于江河海湖之间。据有关史料研究表明,殷人曾有东渡拉美的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国的舟师、战船已是决定交战双方胜负的重要筹码,并在天文定向、地理定位、海洋气象、海洋导航等诸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秦汉时期,船只向大型化发展,出现了控制航向的设施——尾舵。秦人徐福两次以求神山仙药为名,率船队东渡日本,开创了中国有史记载的第一次成功的大规模远航。西汉时期的远洋船队曾驶出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半岛南端,开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印度洋远洋航线——“海上丝绸之路”。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国际交往的增多,极大地推进了中国航海业特别是造船业的发展。这一时期是我国古代造船业发展较快的阶段,所造海船能远航西洋,并以体大坚固、抗风力强著称于世。据《蒲寿庚考》记载:“唐末五代间,阿拉伯商人东航者皆乘中国船。”

宋元时期,是中国航运和造船业的全盛时期,出现了升降舵及披水板等船具,并在航海技术上开始取得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突破,以海船上开始装备罗盘导航、天文定位与航迹推算为标志,中国航海技术由此进入“定量航海”阶段。中国的远洋船队可以说是“虽天际穷发不毛之地,无不可通之理焉”。元代著名航海家汪大渊曾两次远航,足迹遍及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印度洋与地中海广大区域100多个国家,其所著《岛夷志略》的意义可与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媲美。

明代是中国古代造船业的转折时期,著名的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就是在这时候开创的。

据《西洋记》记载,郑和船队是一支混合舰队,由宝船、马船、粮船、坐船、战船组成,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宝船。梁启超称宝船之大,超过了近代美国制造的世界上最大的商船,曾发出“不可思议”的感叹!孙中山对此更是叹为观止,称宝船

“为中国超前轶后之举”！

郑和下西洋，不仅扩大了中国的政治影响，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和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加强了中国的海防建设，成功地解决了当时中国发展海洋事业的一系列战略性问题，使中国经略海洋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成为世界大航海时代兴起的先声。

世界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在其名著《中国的科学和文明》一书中指出，中国的海上舰队，在公元 1100—1405 年之间，肯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

然而，由郑和下西洋开始的中国远洋航运业和造船业只是昙花一现，自明朝后期开始实行海禁，长期的闭关锁国，使中国的造船业渐渐衰落了。

到了近代，尽管徐寿、华蘅芳、李鸿章、左宗棠及后来的国民党政府都或多或少为中国的船舶业做出过努力，也曾使中国近代的航运业和造船业有过短暂的发展，但终因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双重桎梏，中国的船舶业总是举步维艰。恩格斯曾说，远洋航运最初是在封建和半封建的形式中进行的，然而它毕竟从根本上与封建制度格格不入，航海事业是一种毫无疑问的资产阶级企业，这种企业的反封建特点也在一切现代舰队上打上了烙印。恩格斯的这段话，道出了中国航海和造船业衰落的本质。中国造船业衰落实际上是中国封建主义闭关锁国、僵化没落的必然结果。

与此同时，西方诸国在 18 世纪工业革命后，随着以钢铁为船壳、蒸汽机为动力的轮船的问世，世界造船及航海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造船技术的落后，使中国人丧失探索海洋的信心及捍卫海权的能力，从此，洋人以海洋为突破口开始了宰割中国人的历史，这是何等沉重、惨痛的教训！

那么，谁能重塑中国古代造船业的辉煌？

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设计中国未来发展蓝图时，曾提出：“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鉴于此，孙中山在其洋洋洒洒十余万言的《实业计划》中极力倡导要发展造船业，提出中国起码得拥有千万吨的航海船队和数以万计内河船舶、渔船来发展水上航运和渔业。可惜，孙先生壮志未酬身先去，留下宏图未竟时。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地提出要大搞造船业，建立一道“蓝色海上长城”和“海上铁路”。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不仅恢复和发

展了旧中国留下来的船舶工业，而且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了一支实力雄厚、经验丰富、专业配套、具有较高科技水平的科研队伍；形成了一个专业齐全，科研、教育与生产相结合，中央、地方协调发展的现代船舶工业体系。然而，好景不长，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由于极“左”路线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的一系列错误的政策措施，致使中国的船舶工业一再错过了发展的良机。

历史不能说明现在，也不能据此预测未来。但鉴古知今，人们可以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并从中摸索规律。

纵观古今，放眼全球，开放是一种潮流，是一种趋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开放则兴，封闭则亡，已是治国安邦者必须明白的一个基本道理。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深刻地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所替代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话虽然是针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提出的，却深刻地揭示了在贸易相互依存增强、生产和资本国际化趋势加剧、科技研究的国际合作日益密切的国际大背景下，国际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邓小平曾意味深长地说过：

因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了。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邓小平的这段发人深省的话，确实应该成为每位当政者设计治国方略时的警示语。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生产条件和物质条件的限制，我国船舶工业以军用品为主，所造船舶以中小型居多，大型远洋货轮甚少，且所造船只因过分追求数

量、进度，导致质量不过关。部分大型的高质量的远洋货轮尚需进口。

“风庆轮”号是我国国产的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1974年出航罗马尼亚，并于当年国庆节前夕返回上海。由于我国当时的造船技术比较落后，“风庆轮”号在航行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问题，交通部派出的随船人员对该船的建造质量有意见。江青一伙利用此事大做文章，攻击、污蔑国务院、交通部不支持国内造船、热衷于买船，是“崇洋媚外”、“投降卖国”，矛头直指周恩来和邓小平。随后，他们根据诬告材料捏造罪名，将交通部派到“风庆轮”工作的干部拒绝参与这种“批判”的正当行为定性为“反动政治事件”。

1974年10月13日，江青在一内部刊物上有关“风庆轮事件”的报道上批示：“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人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本来很小的一件事，在政治“挂帅”的岁月，竟成了“路线”问题、政治问题。

10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一伙便有预谋地借此向周恩来和邓小平发起攻击，并逼邓小平表态。

邓小平严正地说，“这个材料我已圈阅了，还要调查一下。在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

“四人帮”就一哄而上，进行“围攻”，邓小平愤然离去。

对这段历史，邓小平记忆犹新。

27年后，他在视察上海时的讲话中说：

闭关自守不行。“文化大革命”时有个“风庆轮事件”，我跟“四人帮”吵过架，才一万吨的船，吹什么牛！1920年我到法国去留学时，坐的就是五万吨的外国邮船。现在我们开放了，10万、20万吨的船也可以造出来了。

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邓小平的政治生涯极具传奇色彩。

1933年，在中央苏区，邓小平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因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路线，遭受“左”倾路线的严重打击，被称为“毛派”头子。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核心地位，邓小平复出，任中央秘书长。在1956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始成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邓小平与毛泽东在指导思想和一些方针路线等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被毛泽东指责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派”,撤销了邓小平的总书记一职。1969年10月,邓小平偕夫人等被流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厂参加劳动。直到1973年2月,邓小平才回到北京,恢复了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5年1月8日,在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月13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2月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宣布: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

“文革”后期,周恩来病情日趋严重。邓小平代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立即着手在铁路、钢铁工业、军队、农业等方面进行整顿。正当邓小平准备施展宏图伟略,整顿行将崩溃的国民经济时,厄运再一次降临。1976年邓小平作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再次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退出中央权力中心。

随着邓小平的第三次被打倒,中国的国民经济形势更加恶化,中国的造船业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旋涡中苦苦挣扎,古老的东方巨轮的“光芒”正在逐渐暗淡,什么时候才能重新掀锚起航?中国造船业的希望究竟在哪里?几十万船舶行业的干部和职工都翘首期待着……

◆ “中国的船舶要出口” ◆

阴霾终会散尽,鲲鹏必将展翅。

1976年10月6日,一个令所有中国人为之欢呼、为之击掌的日子。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指挥驻京部队,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场被外国报纸称为“人类近代史上最为巧妙的一仗”,使多少人在这一天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当时有首《沁园春》的词云:

锦绣神州,云雾驱散,一片光明。看:红旗漫卷,妖氛扫尽;人心大快,举国欢腾;承后启先,指挥若定。除“四人害”,深庆得人,兴中国,有宏才伟略,八亿同心。

工农秣马厉兵,树雄心壮志把天擎。喜:老帅安康,胸怀浩荡,狂澜屡挽,竭尽股肱;放眼江山,恩情万种。八十年华盛誉享。最难得,是忠心党国,社稷苍生。

这是所有华夏子孙的共同心声。

粉碎“四人帮”后,由于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同志的竭力举荐,邓小平冲破重重阻力,终于第三次复出。

1977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共中央全会。

在这次会议上,人们又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邓小平。虽然他的鬓角多了几丝白霜,额头上多了几道皱纹,但脚步依旧是那样稳健,目光照样犀利,举手投足之间,显得十分凝重、刚毅。

邓小平曾回忆说:“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1977年7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决定》恢复了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历史最终选择了邓小平,人民最终选择了邓小平。

正如原德国总理施密特在会见邓小平时说:“您的回来,是您的福,也是中国的福。”

对中国船舶工业来说,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是几十万船舶干部和职工的福。

十年动乱期间,由于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竭力推行一系列极“左”路线和违背科学的措施,搞“大军工、大计划、大指标”,推行“政治性接船”,发动“停产闹革命”,使船舶工业受到严重的挫折。特别是1967年全国性的“夺权”风暴后,船舶工业的各个企业、事业单位普遍陷入瘫痪。

邓小平对中国的船舶工业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中国船舶工业落后的现实让他寝食不安。粉碎“四人帮”后,他立即提出要对中国船舶工业的生产经营方针进行重大调整。

1977年12月6日,北京。雪后初晴,树丫上,屋顶上,一片银装。太阳如同被清洗过一样,格外亮丽。天气虽然寒冷,可打倒“四人帮”激起了人们百倍的工作热情。天安门广场、长安街、王府井大街……到处彩旗翻飞,人们载歌载舞、敲锣打鼓,到处充满着欢笑,洋溢着喜悦。在冬天里,春天的脚步近了……

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正紧张而忙碌地工作着。

在中南海,邓小平办公室。

邓小平与三机部部长吕东、五机部部长张珍、六机部(船舶总公司前身)部长柴树藩和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洪学智就如何发展中国造船业研究对策。